



## 墙上的年

□ 胥雅月

腊月里的某一天，父亲把购置的年画如数交给母亲后，他兴致盎然地慢慢解开一摞画卷，我们片刻被吸引住，眼睛里放出惊奇的光彩——父亲买回的一卷卷年画中，有中堂寿星老的画、《红楼梦》四挂画、《天仙配》四挂画……有钱没钱都要过年。因父亲买回了年画，一家人一年到头忙碌的日子燃起了喜庆和希望。“日子一定会过得像画上一样的亮堂堂。”贴年画的时候，母亲这样对我们说，父亲附和着憨笑点头。

除夕一早，庭院清扫过，屋子掸过尘，四壁破旧发黄的报纸和毛边破损的塑料纸也被剥干净了。母亲打起了糨糊，父亲开始糊墙。他先在堂屋的四壁上订上一层塑料纸，尔后又在塑料纸上糊上跟村干部要回的报纸，等四壁糊得自我满意，才喊来我们帮忙一起贴年画，贴中堂寿星老图，他虔诚得不容我们插话，只容大哥跟他比划寿星老图贴得正不正，贴到四挂《红楼梦》《天仙配》年画，父亲和大哥比量好上下左右的位置，用铅笔在土墙上将画的四角位置描上四个点，然后把画取下来，放在小桌子上，用小刷子在画的背面均匀地涂满薄薄的水。而后，将崭新的画贴上去，用新的希冀翻过旧的光阴。

贴年画的时候父亲非常小心，轻轻伸着，用力大了，半湿的年画容易破，伸得轻了容易起褶。糊了一上午墙，贴了几个钟头的年画，父亲爬上爬下，刷糊轻贴再小心谨慎地摸平，父亲每做一个动作，像对待地里的庄稼活一样仔细认真，年画在桌上展开，他像收割丰收的稻田，脸上洋溢着欢喜……糊墙贴年画虽不如耕田挖土吃力，但这是细活，容不得半点马虎了事，半天的细活忙下来，父亲甩掉了棉袄，额头、鼻尖排满了细密的汗珠……

每年贴年画父亲总是把中堂寿星老画两边的墙面空着，最后很郑重地贴上我们兄弟姐妹从学校带回家的一张奖状，从上到下，成笔直“1”字贴好，先大哥、后姐、接着是我、最后是小弟，奖状贴好后，父亲又用裁好的十几条拇指宽的红纸条给一张张奖状的四周镶边，镶了边的奖状片刻凸显耀眼起来，都在闪闪发光……那一刻，我们佩服父亲的奇思妙想，他像整个整天做粗活的农人，分明可以和庄上的老先生一比高下。

一张张年画增长了我的知识，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，我从小就明白了寿星老年画上的仙桃、蝙蝠、胖乎乎的童男童女的象征寓意；“刘姥姥进大

观园”“宝玉挨打”“黛玉葬花”……生动鲜活的《红楼梦》年画看得我如痴如醉，以致于我小学三年级就跟庄上的老先生借来砖头般的《红楼梦》啃起来；董永七仙女的民间故事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，牵引着少年的我去别人家拜年时，总爱站在人家堂屋里寻找新的年画中的民间故事，《白蛇传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孟姜女哭长城》《牛郎织女》等年画，直接给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和精神营养。而父亲独创的镜框式奖状“年画”是我们心中永远积极向上的不竭动力——新奖状贴上墙，年一过，我们更需加倍努力，方可获得新学期新学年的奖状来装扮年关岁末墙上的年韵……

年画是西乡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图腾，西乡人把寿星老图、虎啸图、青松图、大好河山图等年画像神一样贴在主屋中堂处，燃香祭拜，抬眼便是幸福的日子；年画是西乡人劳作后爱抚劳累身心的按摩器，几个女人趁着雨天的清闲，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轻松地交谈着年画中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，那种小惬意，何尝不是一种年画中的生活呀！

年画是西乡人眼中永恒的春天——新年画贴墙上，春天便在眼前，过年且迎春……

过年，涵盖了除夕和春节两个节日，既处于一年之末，又为新的一年开始，是我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不仅十分重视，而且十分讲究，构成了独特的春节文化，如掸尘、送灶、贴春联、吃压岁酒、分压岁钱，初一早上吃“开口糕”、放“开门鞭”等等。尤其是除夕夜这一时刻，可谓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具有辞旧迎新之意，故而各家各户都特别重视，有很多习俗规矩，蕴含着丰富的内涵、深刻的寓意，给人以幸福、安康、吉祥的祝福，给人以丰收、兴旺、发财的企盼。曾记得儿时除夕夜，父亲总是在堂屋里的家神柜上，安放一个“聚宝盆”，里面还要“栽”上一棵“摇钱树”，至今记忆犹新，令人回味。

“聚宝盆”就是用比洗脸盆小一点的盆子，下面放着大米或五谷杂粮，上面再放些青梅、红丝、柿饼、红枣、栗子、大糕、果子之类的果品点心，盆子外面贴个“福”字，并把野外松树上采来的松枝，插于盆子的中央，在松枝上夹着花生、染成红色的白果等，同时剪些纸钱贴于松枝上，这就成了“摇钱树”。在除夕晚上，吃压岁酒之前，安放在家神柜的中央，与菩萨一起供奉，企求来年生财聚财，发财致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几乎家家在除夕晚上都有安置“聚宝盆”的习惯，不过较为贫困的家庭，盆子里放置的果品就简单得多了，只有几片大糕和一点果子。而大户人家的“聚宝盆”的果品品种多，数量足，装得满满的。

然而，儿时的我不知道什么“生财聚财”，而是关注着盆子里的柿饼、大糕、果子之类的点心。说实话，那时家庭经济困难，勉强维持生活，平日里那里能吃得着这些美食啊！看到了，都是“馋到刮”的，口水竟流了下来，有时避着大人，拿一两片大糕、一两条果子或是枣子吃吃。一次被父亲发现，被狠狠训了一顿：“这些东西现在不能动，是给菩萨吃的。你偷吃了，菩萨要来找你算账！”从那以后，“聚宝盆”的果品我再也不敢动了。直等到正月十六夜，父亲将“聚宝盆”撤下来，才将里面的果品分给我们解馋！

几十年过去了，除夕夜安置“聚宝盆”的习俗如今不再见到，成了封存于记忆中的乡思、乡情、乡愁啊！

## 逝去的年俗

□ 任崇海

## 儿时故乡拜年

□ 李广荣

过年拜年是故乡过年一道不可少的独特风景。在乡下人眼里，拜年不仅是一种风俗，还是一个人不忘本的表现，一声“过年好”，不仅是问候语，还是维系亲情与乡情的桥梁。

大年初一这天，家家户户早早地起来，祭拜天地，下圆子，燃放鞭炮。因乡下人信奉“勤”的哲学，有句乡俗说得对：“起得早，过得好”。于是，家家户户便争相早起，都想讨个好口彩，占个“早”字，鞭炮响得早，意味着这家人今年会有好兆头，抢到“福”了，也过得富余。等匆匆吃过圆子，便敞开门过大红对联的大门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拜年活动。

拜年时，父母则要先到本家最大的长辈家里，因为家堂（祭拜祖先的地方）设在那里，祭拜完后，然后是自己父母，家族长辈，再就是同辈年长者及邻里百舍，一家家走一家家拜。吃过圆子陆陆续续出来拜年的人，如吹了集合号一样，不约而同，在村里长长的街道上，浩浩荡荡的走着，那场面热闹又壮观。

拜年是不能互相代表的，要拜遍各家各户才算有诚意。往往都是一个姓氏的一个辈分的人先聚在一起，由年长者前面带路，小字辈跟在后面，一家一家的开始拜过去。拜完了同姓家族，还要拜一下村中异姓家族中威望高辈分高或者有名声的人。

几个小时下来，虽然跑酸了腿，早已筋疲力尽，但不把全村熟识的长辈拜完，是不能回家的，如果疏忽了哪家长辈，会被说不懂礼数，这也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了尊老敬老；就是邻里之间不论曾经发生过多大的不愉快，有着什么样的矛盾，只要互相拜拜年，就什么都不再计较了，为的就是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和和睦睦。

拜年时，最兴奋的就是儿童了，女孩子打扮的花枝招展，男孩子边跑边叫，放着鞭炮，走东家、进西家，到了这些长辈家里，大把大把地往新衣兜里塞花生、瓜子、糖果，直到新衣兜里实在装不下，才一脸喜悦地满载而归。路上碰到其他拜年的队伍，有大的有小的，互相也顺便问候调侃一番，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街道。此时各家各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，红红的对联映着门楣。

在乡村，拜年从大年初一到十五，是贯穿了整个节日期间最富有情味的民俗活动。初一拜乡亲，初二拜丈母娘，拜完丈母娘后，就按着辈分先外亲，后内戚，再朋友，直到拜完所有的亲戚朋友。在元宵节前，拜年客就像雨季的屋檐水连续不断，让平时因忙于生产事务而无暇顾及的亲情、友情，在这短短半个多月的年节中浓烈起来，亲近起来，厚重起来。

记忆中儿时的乡村拜年已过去了，如今的拜年，越来越科学了，“电话拜年”、“短信拜年”、“微信拜年”、“视频拜年”日益成为一种时尚，但儿时拜年的情景依然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，那纯朴的邻里亲情，那浓郁的乡土年味，至今仍让我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



火红的节日

李陶摄

## 大寒迎年

□ 戚思翠

花木知时令，鸟鸣报农时。大寒将至。

每年1月20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300度，谓之大寒。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也是继往开来的节气，经过大寒的转轨，告别冬天，启动回春之旅。常言道：“大寒年年有，不在三九在四九。”又言“三九四九，神仙难下手”。大寒，没有小寒的婉约与温柔，有令人畏的冷，有透入骨髓的冷。

古人《三礼义宗》解释道：“大寒为中者，上形于小寒，故谓之大……寒之逆极，故谓大寒。”这个时节处在三九、四九时段，此时寒潮频繁，是一年中的最寒冷时期。故有民谚云：“小寒大寒，无风自寒。”大寒，就是天气寒冷到了极点的样子。那么，这大寒究竟有多冷呢？

晋代傅玄《大寒赋》记载“严霜夜结，悲风昼起，飞雪山积，萧条万里”，字里行间便透出一股凛冽肃杀之气。唐代孟郊的《苦寒吟》中言：“天寒色青苍，北风叫枯桑。厚冰无裂文，短日有冷光。敲石不得火，壮阴正夺阳。”可见，寒冷至极，咄咄逼人也。颇为逍遥的宋代诗人苏东坡亦诗云：“东坡数间屋，巢子与谁邻。空床敛败絮，破灶郁生薪。相对不言寒，哀哉我贫……”诗人邵雍深有体会：“旧雪未及消，新雪又拥户。阶前冻银床，檐头冰钟乳。清日无光辉，烈风正号怒。人口各有舌，言语不能吐。”

大寒到，新年到。凛冽的寒气可以肃杀生命的盎然，却无法阻挡人们“忙年”的高潮。辞旧岁、迎新年，总是亘古不变的话题。在这不断

的翻新中，男人们总是忙着赶年集、办年货；女人们量体裁衣为全家人准备着新年的衣服；最开心的要数孩子们了，他们一边扳着手指头盼年，一边笑脸红地在风雪中嬉戏玩耍，乐此不疲。清代《真州竹枝词引》记载：“腌肉鸡鱼鸭，日，年看，煮以迎岁……”无论城市还是农村，无论是富贵宅名宅，还是清贫人家，处处洋溢着年味。杀年猪、出鱼塘、蒸年糕、腌腊肉……人们将一年中的酸甜苦辣尽情地烹煮煎炸在这个节气里。即使外面狂风暴雨、寒气逼人，但人们一想到新年将至，亲人将归，幸福团圆，心里总是暖洋洋的。

大寒到，新年到。大红福字贴上门，新的一年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幸福安康。

## 年味越忙越浓

□ 苑广阔

街上已经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鞭炮声，年越来越近了。现在每到过年，总有人感叹没有年味，过年没意思。在我看来，发出这种感叹的，都是没有忙年，只等着过年的人。而年味，恰恰是忙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。

在老家，从腊月二十三开始，就拉开了忙年的序幕，扫房子、磨豆腐、蒸馒头、杀鸡割肉炸丸子，都需要在大年三十之前这短短七八天的时间内完成，所以才叫“忙年”，重点落在一个“忙”字上。

大人忙，孩子也不闲着。东家做豆腐缺张滤豆浆的纱布，打发孩子去二婶家借；西家蒸馒头缺个大号的蒸屉，打发孩子去大娘家拿。这时候的孩子，绝对不会不听使唤，而是满心欢喜地东家进，西家出，心里充满了新年即将到来的喜悦。

做豆腐、蒸馒头，都需要大火伺候炉灶。家里的男人，举着一把长柄斧头在门口劈柴，杨树根，

柳树根，张牙舞爪，难劈得很，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，一些人干脆脱了外面的棉衣，干活更轻便。

女人在厨房里也是忙得团团转，孩子在灶前卖力地拉着风箱，伴随着风箱的“呼呼”声，火苗不时窜出灶口，贪婪地舔舐着锅沿，好像也知道锅里是诱人的豆腐和馒头。

热气腾腾中，一板又一板雪白的豆腐出锅了，一屉又一屉雪白的馒头，也出锅了。不大的农家小院，热气腾腾，烟雾缭绕，烟火气十足，家家如此，户户如一。

最热闹的是腊月二十七，这天家家户户要杀鸡炸丸子。二大爷老花眼，二大娘明明让他抓那只芦花鸡来杀，结果他折腾半天，抓了一只披着七彩羽冠的大公鸡，被二大娘一阵埋怨。二大爷也不恼，嘻嘻笑着，继续抓鸡。

三叔杀鸡的技术不敢恭维，明明已经“被杀”的公鸡，一边发出凄厉的叫声，一边满院子飞奔，害得三叔一家跟在公鸡屁股后面追。最后，公鸡

干脆跳上墙头，进了邻居二爷爷的院子。说是二爷爷，不过是辈分大，年龄也不比三叔大几岁。

这下好，本来一家人抓鸡，变成了两家抓鸡，二爷爷一边嘲笑三叔的杀鸡技术，一边拾起一根木棒子，一下子就把公鸡击倒在地。二爷爷放了一辈子羊，扔石头赶羊，准得很。

鸡肉剁成小块，放盐腌制备用。和一盆面，里面葱花、花椒、茴香、八角粉一应俱全，把腌制好的鸡肉块裹着面粉糊，放进沸腾的油锅，随着“滋滋啦啦”的声音，一股香气扑鼻而来。炸鸡丸子是孩子的最爱，热乎乎的炸鸡丸子，一口气可以吃上七八个。

除了炸鸡，也有人炸带鱼、炸茄子、炸萝卜丸子……炸什么全家都欢喜。这些被家乡人称为“炸货”的美食，放在室外或偏房里，可以一直吃到出正月。

过年离不开一个“吃”字，豆腐做好了、馒头蒸好了、鸡啊鱼啊炸好了，忙年也就忙得差不多了。

